

魏

書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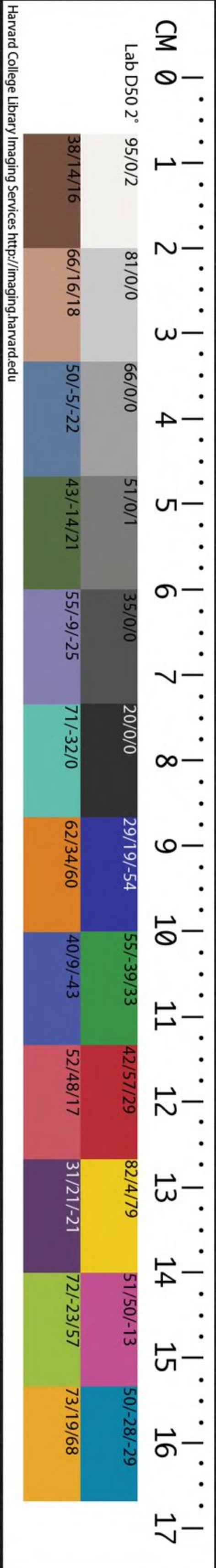
167

T 2455/17

十
七
五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 | | | | | |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閹宦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浴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泠印社

三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恩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
 親由襲狎恩生
 兩國石顯張讓所以
 靡不懼登高此亦苟
 後庭婉孌遊宴之地
 俄然而復歸斯蓋其
 害王劉騰廢后戮相
 者何可勝舉今謹錄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
 以罪為閹人歷碎職
 至中常侍正平元年

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
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
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
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
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
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
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
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
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
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
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
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大

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旣立余位居元輔錄
三省兼摠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
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
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石虎末
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
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
曰盆北魏本有嵩
妹字三字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

姿色克冉閔宮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
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
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
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

者自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

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慎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鴈門

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

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

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

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

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為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為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為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

史謚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温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没人為閹人因改名為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倩率

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
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
皇太子不知其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
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于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
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
邁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
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
動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顯祖疑之曰公
孫邁且止邁最為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黑為監藏
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
黜為門士黑自以為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
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

專恣訢遂出為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
安志在於職事出為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
為王克巳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
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
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
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
謚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為後
熾字貴樂初為中散襲黑爵後降為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
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
光州刺史黑為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三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大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

猶以闔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乃請文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脅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克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御史中散賜爵鞏縣侯遂關四常侍儀曹庫部三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為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為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侯復為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

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
賚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
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兒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中文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
義陽太守為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顯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顯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

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性通率不
以閹閹為耻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為官
官事幽后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賈奴亦為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季豐之
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巨万第宅華壯文明
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克腐
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省內藏曹
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奉合旨寵幸冠諸閹官
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省內藏曹未幾監都曹
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高祖

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
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為榮高祖
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
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
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
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懿日車駕親送出
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
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為
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义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
靈太后為肅宗采各家女慶女入克世婦未幾為嬪即义甥也正
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為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迥洛襲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
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
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疑獨
與母沒內京都遂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
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為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
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
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
高祖太后每出遊幸疑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
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
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
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為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
疑大長秋卿疑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
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
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疑耆舊每見勞
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
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
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
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與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
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與還於
族給奴婢三十口疑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
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
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燥聲布於朝野醜

被於行路卽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
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
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
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
聞氏姓莫紀巧乞刑餘之家覆養閭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
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誠闈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
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
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
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女也
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
為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之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為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光不蒙俱爲羌中疆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遇旣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謂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具設餼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勅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惓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故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始遇與抱疑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

于遇時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勿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

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后陸獻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威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勸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

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
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
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
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
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
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
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
之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臨朝以
與于忠保護之勲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北齊時作魏爲鉅鹿郡君仍引入內受賞資亞於

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嘗爲臨軒
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官役手不解書
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
于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
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非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
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
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祭假言侍肅宗書密
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內
防迭直禁闔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
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

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闈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闡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家散露骸骨没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祭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刑頗涉書記世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克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祭與元義劉騰等同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義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旣被囚執祭給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祭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祭旣義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祭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祭以義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祭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没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官刑爲
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
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
摠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
僕卿領中管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
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故得早
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
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
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謁
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
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

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
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
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爲本官
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
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
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宮之所敬
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
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
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肅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

克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鈞盾令稍遷
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
肅宗於東宮溫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
王雍既居家宰虛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
臨朝徵還為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
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
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
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
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
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周哲襲齊受

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

何許人坐事克闒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

以謹敏為遇左右

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

朝為左中郎將中

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

身不攝扶載歸家

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

之憂及奏其死為

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

遂賜帛三百匹黃

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賜

助施五十匹同類

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

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

謀反伏誅季坐腐

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

令不拜仍除奉朝

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

令轉前軍將軍中

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

慰勞西軍還至潼

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

能進討會舜明遣

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遂散出為新興太守

八 卷九十四
蕭宗崩與尔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闕

叔良為襲季爵卒
子世胃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蓆人也祖羽真君中為薄骨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官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

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為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朝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太傅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神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

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祿大夫刺史遷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津自有封乃啟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津從兄荅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克腐刑初為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

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謹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黜了甚見知遇俱為小黃門每承間陳元義之惡於肅宗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義時內外喧喧云義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義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為小解然又妻構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為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終

西漢書卷九十四

魏書卷九十五

西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氏符健

卷姚萇

略陽氏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

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
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令之聲念邀
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井
絡假上帝之社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
裒斜而謂握皇付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湯人必笑其在茲
乎若是釐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
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
驟軛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
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
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氏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
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
數人謂遷圖鸚武更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大

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敵
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
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
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
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
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
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
卉服之長琛賁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
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
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社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翼
鼉鼉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
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

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
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
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
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
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覲上國虵虺
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灑水狐鼠羣遊魏德雖
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
用謀急病輜軒四指喻以德音余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
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連叛共為舉斧遂有寒
山之戰渦陽關糺合字僭楚覆其巢穴衍以饒卒綱實鳩死獯虜
那壞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車卒有歸焉猶眾
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

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
其子孫以母姓為氏祖豹為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眾為五部以
豹為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
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為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為都尉
以淵為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
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
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問長沙王義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
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為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
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
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為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
淵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

起兵伐潁潁師戰敗淵謂潁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
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
難潁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
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
哉當上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
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
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
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
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棊母豚淵南走蒲子
語在序紀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剋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
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
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巳瑞年號爲河

瑞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
和僭立聰卽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聰援臂善射彎弓三百斤
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司馬
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顥
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潁潁甚悅
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
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
嘉平聰於是僑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
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傾於
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
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
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

輿機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
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
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
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
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
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
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
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
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
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
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
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于萬有豕著進賢冠

大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鬪死宿衛之人無見者景文二年聰死
子榮襲位號年漢昌榮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
軍靳準準勒兵誅榮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
官尋爲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拳勇有膂力鐵厚
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匡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
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榮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
號改年光初靳明旣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
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
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
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塚前石人
有聲言慎封其子儻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

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石
虎伐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
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
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明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水爲石勒
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
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
室因號羯胡祖邪奔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
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
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賈
克軍實兩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隣於馬
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莫保吳豫劉

膺姚豹遠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暄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
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驃驥諸死乘死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成
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
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
以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桑亡潛
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縣
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爲前
鋒都尉攻鄴剋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
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
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
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出成臯圍晉陳
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

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嶷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

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轅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祭爲斬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郡進爲趙公勒至平陽斬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陽平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疆弱曜實殘弊懼脩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誅曹

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絕之自是朝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

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被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方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邑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抄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擅誅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

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訓宮徙
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
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
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
由人宮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爲
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
劉氏然之旣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
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立爲大趙王號年建
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
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
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
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

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恨私謂中庶子李
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
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
百餘人立次子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
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四州
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
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
七萬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二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
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
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
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
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

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
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
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
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
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
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
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婦人者
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
採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
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宜惡韜伴已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
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
因行大事亡不濟牟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

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鑲穿宣頷而
鏢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
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木置鹿盧穿之以
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
其頷鹿盧絞土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
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
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
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脂牛十二年虎自稱
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為主
遵以閔為大將軍輔攻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災其
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閭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鑿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鑿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已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鑿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虎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喻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堯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父寇西部帝遣其逆討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

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

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

西單于部帥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單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與高平公破多羅沒奔干妻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與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與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奔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

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僞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被瓚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旣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閉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

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於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持之世祖墜馬賊已

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子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獫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

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麴四年爲吐谷渾慕瓚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奕落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遣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脩和親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

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于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万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旣襲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爲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戶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九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闡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于僞統任僞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宋本作屍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剋中山常山大破冉

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
五年僞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龜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
遣使朝貢僞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僞死子暉統任
暉字景茂僞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時人知
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
桓溫率衆伐暉至於枋頭暉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暉不能賞
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暉封新興侯後拜尚
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
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
屯華陰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
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
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

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
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冲爲堅將竇衝所破棄
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
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
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
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
不復爲秦之患也堅怒責暉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
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暉叩頭流血涕
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
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
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大將軍
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

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冲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冲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人歌之曰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暉入見堅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作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鑿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籬籬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

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虜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於市及暉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收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澹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

之納永計穿馬埒以自固遷永黃門郎冲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

有貳志誘覲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闕嘉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勃海鮑遵曰徐觀其弊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弊之有不如救之成鬪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

永永以劍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潛爲內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卽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卻缺爲名

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荆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時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丕沒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

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
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
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
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
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
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終不能
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
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
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
諫以承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
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

孫也步騎七萬伐承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
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汾河東西千有餘
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
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
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亦欲
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
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
路父子問絕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
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
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
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
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

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爲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蹕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式

將吏數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寶既僭立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

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剡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剡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閏德稱制退潛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怒之及子弟

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塔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旣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問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朕民大主盛以寶聞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闔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

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
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
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
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
者大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
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
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
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鱸件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
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
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衰食
粥大歛之後復啟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
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合辛以爲淚焉及

趙熙被髮徒跣步從轎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
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
夕陽公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
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
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
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旣卽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旣東走羣寮
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
率戶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
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

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閭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法籌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爛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胸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胸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逐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部落小帥父洪字

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爲部帥羣氏推以爲盟主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氏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爲主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旣而爲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雋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旣而自稱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人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水至京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灊上健弟雄擊温破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北至潼關充敗之萇亦爲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羸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
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
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
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教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
健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
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初
健之長子死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識有三羊五眼之言故
立之生旣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
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
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
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餘人

無不引滿汗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
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劍出心胃生覺難乎切生鑿其頭而殺之
虎狼大暴從亂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焚屋不食六畜專以
害人自貞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於其暴內分恟
懼其臣奏請賑災生日際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
也天將勸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過人
共殊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
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日汝欲
得也乃誅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
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日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
從輿上漉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旣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
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

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
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
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
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
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
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酒於酒
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
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朝宰世子育百
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
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
之使宮人與男女保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
馬活燐雞豚鴉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樂

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
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
信明當除之且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
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王俄而殺之也旣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爲丞
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
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
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
十八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
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暉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
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不

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

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武志說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慕容超慕容暉等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灊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江其疆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沖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分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

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有羣鳥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等

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爲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隸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不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

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眾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氏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爲長史既而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人害請君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爲諸君決之眾咸以爲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眾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請

授之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鈎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眾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絆姜

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溝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聘將桓溫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襄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襄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頗有戰功歷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襄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襄爲叡司馬懼

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省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襄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襄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襄懼走後宮宮人迎襄刺鬼誤中襄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襄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襄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襄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襄長子也旣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

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奕于干棄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連屈
子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霞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
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眾四萬侵平陽攻
乾壁六十餘日壁中眾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
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
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闕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
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
眾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而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
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年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
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眾怖
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
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

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
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
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
騎乘西岸闕視太祖營束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
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
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眾臨汾爲壘叩逼水
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眾喪氣於是平糧盡
窘急夜悉眾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
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寒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
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
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
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

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
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
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
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
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闕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
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
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
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蕃於興興以縱爲蜀王
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
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
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
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

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
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爲中軍大
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
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昌元
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泓秦州又
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
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
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
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氏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
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卽從王猛征討

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爲勾鑠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惟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永緒旣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拔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汗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殞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

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為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其後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儁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絕者十有九焉屢為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眾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為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為梗汗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終

魏書卷九十五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賈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佑佑生元從僕射琅邪恭王觀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為觀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為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為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

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
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
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
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
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
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
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
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左
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叡
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
爲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
拭柱血流上柱一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

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
爲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卽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
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
之舊所卽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
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
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
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
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
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
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
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

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長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獻因擾亂跨而有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虵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獻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饑寒地旣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虵虺之害無所不有獻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士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獻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獻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獻待

隗言於獻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獻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獻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臬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獻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帥六軍以誅大逆獻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獻歸于武昌獻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椅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洌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獻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敦使司馬楊劭等入于石頭札見敦

劄等既據石頭獻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眾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劄等乘之獻軍敗績隗協入見獻獻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獻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獻尚書左僕射周顛並斬于石頭皆獻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

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獻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獻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已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勲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且夕訓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

兄舍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
召舍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
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遷舍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
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
都督朱省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
中堂敦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
衆三萬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舍爲元帥鳳
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
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
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太真溫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舍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桁

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弟禿率壯
士千人逆舍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
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
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乃復
臥使術士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旣疑璞勸亮嶠等舉事
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鑿及子應曰我亡後應
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散之後夢白犬自天而
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裏屍以席
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瑀等縱酒淫逸沈亮將萬餘人來會舍等
亮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見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
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滿洲
合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亮將吳儒斬亮紹

遣御史劉彝發牧瘞斬屍梟首朱雀桁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逃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岱鄱陽

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愨期岱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愨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壺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卞壺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三三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羣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益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峻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

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溫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內史桓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溫嶠嶠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

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湓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鬻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祖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含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含入抱

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識也識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克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溫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達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哀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達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溫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溫乃除其名溫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

自郢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溫軍人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溫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銳而咎溫之持重溫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無子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諺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諺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不死弟弈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資仗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

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暉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桓溫遣督護竺瑤以軍泝淮伐瑾瑤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暉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氣曾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旣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旣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熟至于

白石乃言其主弈少同關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取弈璽綬弈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獻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旣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弈爲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昱心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

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
哀主辱因泣下是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
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憊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
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
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豈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
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
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爲遊擊將軍毛安之先入
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
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
迎弈弈不從昌明改年曰康寧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書謝安
等於新立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寢疾諷求備

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
改旣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
不復支久自可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
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請救
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
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
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
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
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明
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營尤甚狎昵
諂邪于時尼媚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
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子少傅回以詣雅者牛焉雅素有

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爲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閭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沈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

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覩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

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
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
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
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
廡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廡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
死王恭使廡反於喪廡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
率衆擊恭以女爲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
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爲藩伯彊盛宰相權
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
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
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
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

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
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
次於北郊以尚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
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陷
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弟彊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
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
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
佺期奄至橫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
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
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
貢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已弗得襲位故矯以自
授而道子弗知旣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

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于兩幅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頓居權重僑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疑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覓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

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旣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旣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

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
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
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
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
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
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被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
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
爲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察吏兵一同宗國孫恩
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
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
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恐懼尚之率
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沍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

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
乃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
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
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
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
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
討玄玄軍至元顯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年爲大亨天興
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手
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王居
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
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攜德宗兄弟
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

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
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
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
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
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
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
發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
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
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
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
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
太宗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
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封德文爲
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
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
德文被廢囚於林陵宮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
煮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
褚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
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獻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
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屢故相尋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
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資因爲名焉後徙

樂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
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
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
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閤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
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
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
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卽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
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
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
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恒驤子壽自涪城襲剋成都廢
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人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至
期徙封漢王旣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
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
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
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
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御府發
州都工巧以克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
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
爲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

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崇遂死子勢統任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滅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聘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

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春米米自臼中跳出歛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篋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自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亥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踟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終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卷九十七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
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
沈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
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
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
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
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

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一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
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荆州刺史
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
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
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
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
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修爲荆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
雍州刺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
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與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
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
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尋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

加爲都督荆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
玄兄弟欲以侵削荆雍先是荆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
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玄遣銓爲
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
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
爲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
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
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
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
震城內大饑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
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
棄城逃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

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闢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烏逝，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制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

謚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宵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伎妾一朝空房，此甚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異，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伎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斯輩，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

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
殄民之後已爲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
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
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
爲迎客嬖勝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
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
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
四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
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
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旣多加以苦發樂屬枉濫者衆
驅逐徒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已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
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

文武憤踊卽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
用恒有回師之計旣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
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
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
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旣至
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
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
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
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
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
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

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綬加袞冕之服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劔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僑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謬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饑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饑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子玄削奪德宗洪

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已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已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利咸其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

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
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
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
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
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
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
神主進于太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
類轎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
玄曾祖已上各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
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
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
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憍逸荒縱不恤時事

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
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
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
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
忌救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
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
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
外麤猛內惟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
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
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
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
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卜

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蹟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

裕事自謂筭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服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當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于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卽於閣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旣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

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毋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

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麤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闍

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

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克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疆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

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岐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暗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難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闔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再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

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任文通忿忿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興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爲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修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

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
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修弟思祖鎮
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
衆斬玄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
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桓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
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
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
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
首玄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
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銚尚書領揚州
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
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

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
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
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
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
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
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嶧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
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
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
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
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
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

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洛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怒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至南岸至于丹陽

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修之破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旣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旣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劔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

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趾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刀達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旡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

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龜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於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克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

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於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陜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

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修執而斬之義真於左右多爲不法王修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修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修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旣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修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旣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已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旣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

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其青州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

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爲營陽王遂徙於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

散晦走江陵乃携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
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麈二年又遣
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
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
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
至彭城爲後繼到彥之寇碭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
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渡攻
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馬
刺史尹冲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
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
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反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
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

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
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
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
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
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
朝貢且論納弊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
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太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
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誚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年義
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
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
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
齊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

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茂茄盧弼等討平之義
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
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
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
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
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
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
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
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
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
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
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

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
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
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中
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
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
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
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
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
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
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
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濱蕭斌至碭礮王玄謨遣
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

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碯礮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碯礮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碯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成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

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盧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
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
至此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
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
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筭時義
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
隆慙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
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
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碣礮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
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
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嶠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
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

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
興王休明令女坐殿道育呪咀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
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
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
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
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
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
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已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
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摠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
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
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

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教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救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軻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及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襲

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駿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舶駿至南洲頓漂洲令柳元景等擊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卽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

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
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
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
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
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
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
醉卽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
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
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
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
使爽與質會於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
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
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謩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
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謩
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
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
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
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
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
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
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
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
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

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
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閭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
斬垣閭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
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
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未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
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楊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
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借老丞相娛慰豈謂
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捕雀鼠貪
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
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莫在旦夕右軍宣簡
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
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

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
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
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
恃舊每戲弄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
僧嵩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
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
黠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爲寇盜
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
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
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輻之麗功妙
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牝儀服之盛

古今尠有駿白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
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昏若此四年獵于
烏江之榜口又遊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
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
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
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
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或謂法興爲真天子子業爲贗天子願兒
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
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
遂剝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密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

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
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
爲長揚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卽位常欲毀其墓
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
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
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遽法生啟求
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
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
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
虎賁劔戟出警入躡鑿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卽義隆第十女其新
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
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

陛下六宮百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一置
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
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
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
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敷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
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
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豔鼻如何不豔之卽令
畫工豔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
諮議參軍何邁卽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
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
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瓛妾
懷孕子業迎入宮異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

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
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
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彧被拘祕書省與子
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
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
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
其首

彧旣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跣登西堂
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
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卽帝位改年爲泰始先
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
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

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卽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卽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臨河王子產晉熙王子興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守常歿奇奉啟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劭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
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
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
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
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
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躡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
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鴆而殺之自或立之
後民庶凋弊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卽位軍人多被超越或
有不與戎勤寄各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
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
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弊境內多
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禡士人渾亂民

衆顛顛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
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
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
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
之賤時人謂叔通被賤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
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其爲
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
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
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騮馬字爲馬邊瓜以騮似
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
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

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剝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

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騾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騾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騾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鳩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奉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

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齧截昱行走逸遊不舍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鉞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者小袴衫帶挾刀劔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在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救開承明門出送首

於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坐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官人所愛者養之準卽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兵討道成準收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訃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備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終

正德重刊
公甫印

